

本命年的聂卫平

的围棋主题漫画。

聂卫平对女儿的宝贝众所周知，

但其实这小小的酒瓶里，也是一个女儿对父亲浓浓的爱。为了选酒，聂云菲和妈妈去了多个贵州的酒厂，最终选择了一款窖藏30年的酱香白酒。按理说，酱香酒都略有豆味，有的豆味太浓，有的又太冲。而这款酒喝下去轻轻柔柔，又有回甘，喝完嗓子暖和胃都觉得温暖，不仅不会宿醉，第二天醒来头脑更是清爽。

尝到这款酒，聂云菲认定了，觉得这就是最适合老爸的酒。包装也由她操刀。她曾画过一幅父亲的小画，聂卫平坐在棋盘前，左手执棋子，右手拿着酒瓶，又是棋圣，又是酒仙，画风稚拙有趣。后来在自己的画作和蔡志忠的漫画之间，聂云菲还是选择了名家的作品。

对于女儿设计的“聂二两”，聂卫平十分喜欢，走到哪里，都带着。此前赴英国读书的聂云菲，目前正在“间隔年”，女儿在北京的时间多了，父女俩也有了更多的相处机会，聂卫平的幸福溢于言表。

前不久，聂卫平父女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一场攒蛋表演赛。聂卫平表示，当下各个行业的转型，要求国人的脑子要

“越来越聪明”，以围棋为首的棋牌类运动，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加人们的智力，这种形式也恰恰符合国人的发展需求。同样喜爱牌类运动的聂卫平听闻上海近期成立了攒蛋协会，来了神：“会长是谁？”

你来我往的话题一个接一个，一个甜甜的声音响起：“老爸，九点半了。”聂卫平立马“投降”：“好！该回家了。”父女俩随即打道回府，和大家相约上海再见，同里再见。

天元赛 金招牌

在众多围棋赛事中，天元赛走过了38届，从未间断过，即便是名号同样响亮的围棋名人赛，也要比天元赛小一岁。“天元赛可以说是笑傲江湖了。”聂卫平笑言。他深深认为，在天元赛出现的历届“天元”，代表了中国围棋不同时期的最高水平，这些冠军往往也都是重大比赛中的世界冠军。

“中国围棋能够走到今天，天元赛起了很大的助力。”聂卫平认为，正是由于天元赛，让中国围棋步子能够迈得再大一点。

1987年初，天元赛举办，聂卫平希望自己能成为首届“天元”。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正逢其时，中日围棋擂台赛正在关键时刻，他即将与日本“宇宙流”武宫正树九段进行“世纪大战”，大战前夕非常需要有高水平的对局来备战练兵。

虽然在快棋决胜中，首届天元赛决胜局聂卫平四分之三子输给了马晓春，与“天元”桂冠擦肩而过，但首届天元赛半决赛和决赛的两场三番棋的热身备战，为他在第二届中日擂台赛上突破“宇宙流”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不仅天元赛举足轻重，中日天元战，也给了中国棋手与日本“超一流棋手”进行番棋大战的舞台，在第五届上聂卫平以2:0战胜日本林海峰九段，实现中国棋手首次在番棋战中击败日本顶尖高手。这场比赛也成了中日两国围棋走势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，此后中国天元连创“八连冠”，直至中日天元赛停办。

中国龙 盼腾飞

1988年，日本围棋巨匠吴清源到访上海，在谈到中国围棋时表示：“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聂卫平。”也正是从1988年至今，中国围棋世界冠军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，势如破竹。聂卫平也培养出了常昊、古力、檀啸等顶尖棋手，但谈及当下的中国棋坛，聂卫平还不甚满意：“中国围棋当下缺少一个狠角色。”

当AI的应用越来越普遍，棋坛就越发渴望领军人物。聂卫平认为，中国棋手的棋力不在话下，棋风仍可再大胆一点。比如当年的陈祖德，他的棋风华丽，擅长攻杀，招法凌

厉，让人闻风丧胆。聂卫平亦是如此，他谈到自己当年去国外参加比赛，很谦虚地说，自己棋力未必在他们之上，但是外国棋手看见他就害怕，还未落子，心理上已经胜了对方一筹。

棋圣威名远播，乃至“聂家军”的威慑力都传为佳话。1994年，常昊战胜徐奉洙后，韩国记者对他盯得很紧，总是问他跟谁学棋，听说是聂卫平的弟子，大惊失色，追问聂卫平带了多少徒弟。常昊说这次来的中国围棋协会副秘书长刘菁也是，还有两位是周鹤洋和王磊。韩国记者说：“聂卫平的弟子了不得啦。”聂卫平听说后，大笑说，下次要用“聂家军”迎战韩国队，师徒五人再让他们大开眼界。

聂卫平时常闭目思索，语速虽慢，思路清爽。每每说到对棋坛的期待时，他气势如虹的样子，仿佛又让人看到当年的“聂旋风”。和师父总是昂起头的风格不同，徒弟常昊亲和力更甚。赛场上，师徒二人剑拔弩张，偶尔几次，常昊勇胜聂卫平，总能成为大众瞩目的文章标题。

但在聂卫平自己看来，他的性格如棋风，十分柔和。他下棋喜欢讲道理，以理服人。要是对方不讲道理，就“杀”他。生活里，聂卫平一直盼着徒弟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当年，他把一些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养成可以淘汰别人的棋手，如今，不少学生都走上了管理岗位，爱徒常昊也成了常主席。天元赛的赛场上，满目青春，生生不息。 赵玥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

第三十八届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在京打响，棋圣聂卫平欣然前来祝贺。

聂卫平属龙，他的徒弟常昊也属龙，棋圣与新一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聚首，是历历在目的回眸，也是波澜壮阔的奔涌。

聂二两 只二两

老友聚会，聂卫平带着“监督员”一起赴宴。“老爸，不能再喝了。”女儿聂云菲正要阻拦，聂卫平笑着举起酒杯：“你看，这里面是水。”近年因为身体原因，聂卫平不得不控制起了自己的酒量，女儿在旁边，他更是谨遵医嘱，绝不逾矩。

曾经因为爱喝酒，聂卫平有个“聂四斤”的江湖封号。这些年里，聂卫平对酒的热爱难以割舍，聂云菲都看在眼里。心有不忍的聂云菲曾多次询问医生，最终得到了医生的建议：如果非要喝酒，最多只能喝二两。

2020年的父亲节，聂云菲为爱酒的父亲设计了一款专属白酒，名为“聂二两”。聂云菲希望爸爸能喝到自己喜欢的酒，又能适量，便设计了一款二两装的白酒，瓶身分黑白两款，犹如棋局，上面还有蔡志忠画

关于55岁王计兵的常见标签是诗人、农民工、外卖员、小卖部经营者，邳州王庄村人在昆山；还有他最著名的诗作《赶时间的人》。

2023年，外卖员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他出版了两本诗集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获紫金山文学奖。第三本诗集也已在与出版社洽谈。

送外卖的间隙写诗

2017年，在一个诗友群里，杨华与王计兵结识，两人同岁且同乡，相见恨晚。几个月后，杨华到昆山出差，借宿在王计兵家，两人在一间矮小的阁楼爬上爬下，找诗、读诗，兴奋异常。

作为江苏省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杨华见惯了许多坐在办公室、喝着茶、吹着空调的诗人，王计兵很不同。王计兵是在疲于奔命的间隙写诗——白天他是外卖员，等餐时，敲一扇门时，骑着电动车穿行时，灵感来到，他就向自己的微信发送语音。晚上回到自家的小卖部，坐在香烟、电池和糖果堆里，把语音整理成诗样的文字，录入电脑。

杨华盛赞王计兵的诗，“有一种质朴的力量感。”并要他坚持写作。王计兵掉泪了，问，“诗歌这个东西不能养家糊口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”

王计兵的生活里，经济窘迫是贯穿的主题。2002年春天，他和妻子来到昆山时，全身上下只有五百元钱。最困难的

时候，一家人住在废弃河床上搭出的木板房里。摆地摊、拾废品，夫妻两人攒了些本钱，在2005年开起一间日杂店，勉强维生。2018年，他开始兼职送外卖。

十多年里，他每天会写两首诗，写自己的心境与生活，写熟悉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，写陌生的保洁员、农民工、外卖员们——与杨华相识时，他已写下几千首诗。杨华劝王计兵投稿，王计兵选了十首诗投出。一投即中，在《绿风》诗刊上发表了三首诗。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发表诗作，拿到数百元稿费。他再投稿，再中，样刊一本本寄回。

王计兵：低处飞行的诗人

同年，杨华将他引荐入徐州市作家协会，他在诗友圈里变得小有名气。

2020年，王计兵兼职的外卖平台举办了一场外卖员才艺展示，他拿了几首诗去报名，成功入选，得到300元奖金，并被放上网宣传。各类媒体找上门来。连《诗刊》也注意到了，主动为他发表了一组作品。

2022年，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《中国外卖》，采访王计兵并引用了他的诗歌，其中那首《赶时间的人》被媒体人转发到微博上，引来了2000万的点击量。2023年，《赶时间的人》同名诗集出版，一炮打响，

获得豆瓣年度诗歌图书排行第一名。

二十万字手稿被付之一炬

初二那年，王计兵的父亲从广播里听说一所武校招生，“文武兼修”，怀着强身健体的希望，把他送入那所学校。他到了才发现，武校的文化课只在小学阶段。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，便去乡里的新华书店，买下高一到高三的全部语文课本，自己读。

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。1988年，春节刚过，他踏上北上的火车，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。为了找点事做，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，每天

放下笔，人就直挺挺倒下，晕厥过去。为体验小说人物的丧亲心境，他披麻戴孝地在村里走，这彻底激怒了父亲。同年冬天，他的包括二十万字小说在内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。

焚稿事件后，他两个月不与父亲说话，而后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解。专注现实，不再写作，是两人达成的默契。

再后来，他结婚，去新疆、山东、昆山，没再和任何家人提起写作。但写作的欲望像好酒者喉咙里的馋虫，

他忍不住。

起先他是写日记性质的文章，记录当天发生的事、遇到的人，或许再发挥几笔创作。

2009年，王计兵家里购买了第一台电脑。他杵着手指头学打字，开通了QQ空间，把创作的文字发在上面。为了节省打字时间，有几次，他在保留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，将原本千字的文章删减成几段精彩的句子。其中一篇是关于母亲的，标题叫《我的白发亲娘》。十五年前，一位网友看见这篇文章，留言说，只要稍加断句，这就是一首现代诗歌。两人遂加了QQ，这位网友帮他完成断句，又将他拉进一

个现代诗歌论坛。

痴迷地读了许多诗后，王计兵发现，“原来这样写作的人非常多。”这种轻巧的、高效的又足以抒情的写作方式，成了他日后的首选。

“低处飞行也是飞行”

2023年，王计兵受邀参与一个项目，采访、写作外卖员群体。他采访了60个人，写成100多首诗歌，收录在他即将出版的第三本诗集《低处飞行》中。

什么是低处飞行？“不是每一对翅膀都能展翅高飞，鲲鹏万里始终是极少数。更多的翅膀是麻雀、蝴蝶和蜜蜂们的，和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一样。”他采访的外卖员中，有的前在流水线上，有的干体力活，在码头做挑夫或翻砂工。有的是全职妈妈，趁孩子睡着的时候，出来送外卖补贴家用。

他还处于创作欲爆棚的时期。2023年，他每月平均写作80首诗，最多的一个月写了120首。这是因为生活在剧烈变化，他说，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信息量让一个写作者应接不暇。

未来，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，或是在写诗的间隙送外卖，王计兵觉得，听上去都很不错。

冯雨昕(摘自《新京报》)

